



时光亲吻过 她的悲伤

沐尔
著

2012年最柔肠百转的记忆分享
因为这本书，我们欢喜与忧伤

继《千山暮雪》之后，
演绎不一样的飞蛾扑火。
爱她，就是要《虐她，心，因她身》。

守在青春的荒原里，许你良辰，陪你苍老。
只要你还在，只要我爱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时光亲吻过
她的悲伤。
·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时光亲吻过她的悲伤 / 沐尔 著 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 2012.7

ISBN 978-7-221-10435-9

I . ①时… II . ①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6537 号

时光亲吻过她的悲伤

沐尔 著

策划人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唐 博

特约编辑 何 源 李 婷

封面设计 陌 兮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营销电话 0851-6828640 (传真)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95 千字

印 张 15.625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221-10435-9

定 价 24.80 元

序

时光里，等一场不败的花开。

我是个懒人，非常懒。所以当沐尔提出让我为这个故事写序的时候，我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却迟迟没有动笔（捂脸= =）……直到《时光》即将送去校对，我才终于……挣扎着……打开了文档（某人：你真是魂淡啊！）。

虽然被鄙视了，但我不得不说，沐尔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作者。从她把大纲发给我看，到故事剧终，一直是谦虚而诚恳的态度。她很用心，努力地想要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献给最亲爱的读者，而我有幸和她一起见证了《时光》的成长，相信你们一定可以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。这本书真的等待了太久，如今它终于以最好的状态面市，也算一种圆满。

其实这本小说原本叫作《剪爱》，它本身并不温暖，反而有些凛冽。因为爱情，从来不止一面，而伤害往往比宠溺来得更惊心，更深刻。就好像故事里的莫子肖和安逸，他们爱得彻底，也恨得决绝，在残酷的现实里，相爱已经这样痛苦，相守就更加难上加难。卓离和卓溪这对吵吵闹闹的欢喜冤家，反而能够细水长流，经营出别样的爱情。但生活不是童话，不管你是不是TA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有些机缘，错过了就再也不能重来。有时候需要放手一搏，才能找到专属的幸福。不过，请相信，这世界有你不曾想象过的美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拥有。

故事最后的最后，不一定就是结局，但你一定学会了释然。就像有些约定，永远不会被忘记；有些伤害，终究会被原谅。

如果那个人，愿意和你一起回到时光最初的端点，请一定珍惜。

纪 意

2012年3月21日

目 录

contents

- ◎楔子 / 001
- ◎第一章 在回忆的彼端沉默暗伤 / 003
- ◎第二章 再残忍不过你 / 021
- ◎第三章 可我还是在想你 / 033
- ◎第四章 曾经最美世界 / 043
- ◎第五章 终究只是一场戏 / 094
- ◎第六章 原来如此近 / 105
- ◎第七章 她最大的心意 / 110
- ◎第八章 她试过生命里无他的幸福 / 163
- ◎第九章 年少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人，
总以为是一辈子 / 170
- ◎第十章 他在，她安心 / 182
- ◎第十一章 她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 / 205
- ◎第十二章 不是不爱，只是需要时间 / 224
- ◎第十三章 一张没有日期的飞机票 / 230
- ◎后记 相遇是首歌，独唱太寂寞 / 240

○○。楔子○○。

凌晨三点，延川市。

她加班忙完手里的案子，打好了一份辞职信，毫无留恋地点击了发送，然后带着满身疲惫从办公室出来，机械式地按电梯准备下楼。

默数着数字，听到“叮”的一声，电梯门开了。

她习惯性地低着头，提了提肩上的包，径直走进去，抬眼的片刻，被电梯镜面出现的脸惊到了。

那是一双无神的眼睛，眼下是明显的灰色，唇彩早已脱落得差不多，脸色惨白，棕色的头发能够看到油光……她所有糟糕的一面暴露着。

惊吓过后是平静，她动了动嘴角，轻声叹了口气，年华不复，那也是早晚的事。

从包里拿出纸巾，擦去嘴唇剩余的颜色。

昨天，卓离打电话给她，嘱咐她小满的满月酒一定要回去。

用这已然出现沧桑的容颜去见昔日的挚友吗？

她有些无措了。

半夜，她就做起了噩梦，梦到了她头发花白、满脸褶皱、眼神浑浊地只身一人活在这个世界。到最后，连她弥留之际，都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门外，却始终不见一人出现。

这等的凄凉，令她梦醒后痛哭。

也是因为这个梦，她决定辞职，决定离开这座对她来说依旧陌生的城市。

到地下停车场取车出来，还未行驶多远，车就停了下来，车窗缓缓而下，她探出头来，方才的倦意一扫而空。

居然下雪了。

鹅毛雪，大片大片地轻盈落下，如午夜精灵，时而调皮地在空中打个旋儿，飘在眼前，舍不得离开你的视线。

整个世界被雪染了一层白色，四周万籁俱寂，天外是明亮亮的一抹灰，空气中没有丝毫寒气，这舒适的氛围令她不由得抬头仰望，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明媚笑容，透露出纯纯的童真味。

她伸出右手，妄图握住这份美好，她看见雪花冰凉地落在她温软的手心，层层叠叠，到最后化成了一摊雪水……

当她的视线落在右手手腕处时，不受控制地陷进了过去的回忆里，毫无任何征兆地想起了那个人……

那里原本戴着一只铂金镯子，卓离后来告诉她那里面藏着枚追踪器。她又想起了两年前，她要离开，当时的她很无力，累到了极点，想早些从那段烦躁的感情里逃出来，而他答应她离开，只是取走了那只手镯……

至此两年，他一直待在纽约，没有回国。

她自嘲般地笑了。

他们终究如她所想，变成了陌路……

第一章

在回忆的彼端沉默暗伤



三年前，A市，安逸的公寓。

“安安，明天你休息吧？帮我个忙好不好？”卓离开始了她一贯的撒娇政策，不要认为她可爱，其实她骨子里火爆得很。那一张迷死人的笑脸，总是让人没有招架能力，但这并不包括安逸，因为她吃了太多的亏，记住了惨痛的血淋淋的教训。

“不帮。”安逸拒绝得很彻底。

火苗从卓离的眼中迅速蹿起，声音由柔媚变得粗犷：“你帮不帮？”

“不帮。”还是那句话，就不信她真能怎样。

“安安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吧，帮啦，帮啦。”瞬间又换上了求人的姿态，声音变得愈加娇滴滴。

每次都这样，安逸无奈道：“先说事，我要求考虑。”卓离那咸猪手扣着她的手臂，晃动着，眼看着手臂处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一阵心酸油然而生。

“去机场帮我接个人。”

“谁？你相好？”安逸猜测着，卓离这人虽然有男朋友，但是她太花心了，估计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困得住她的心。只除了那个她

一直逃开的哥哥。

“卓溪。”卓离的笑容敛去，声音有些哀怨。

“啥？卓溪，你哥哥？”顿了会儿，安逸笑了，“太好了，你这妮子的好生活要到头了，姑奶奶我的苦难日子也到头了。”想象见到明天的曙光，这感觉真惬意。

头上被不经意重敲了一下，安逸幽怨地瞥了一眼卓离，强行制止了想要还手的冲动：“我忍你，你以后就自求多福吧！”

“还说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想死了是不是？”卓离握紧拳头，在安逸的面前晃来晃去。

“你的忙我不帮了。”安逸拿起桌上的苹果啃了起来，这个丫头求人还摆这么高的姿态，不杀杀她的威风，以后更加嚣张。卓离和卓溪之间的事情，她可不想将自己扯进去，要知道卓溪有多恐怖，多腹黑。如果在机场见到接他的人不是他的宝贝妹妹，而是她，说不定发起神经来能把她踢飞。

“安安，拜托了！你就代我去机场接机吧，好了，就这样哦！”

但是如果让安逸知道在机场会遇到他，她死都不会答应的。

有多久没有看到真实的莫子肖了，她自嘲。心里面咒骂着卓离，给她这接人的“肥差”，让她心里难受。还未见到卓溪，就先看到了莫子肖，老天爷真会开玩笑。修长的身形，一身中长款黑色风衣，戴着墨镜，完全看不出眸子里的情绪，安逸看着他越来越近的身影，移不开脚步，在最后一秒，她强迫自己隐入一旁的白色墙面。

他的背影依旧那么潇洒，正在发呆之际，肩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，安逸吓了一跳，看到来人后，才放下心来。

卓溪蹙起眉头：“怎么是你？阿离呢？”

安逸在心里哀怨：“去约会了，哪有时间来接你？卓溪哥，好久不

见。”礼貌性地笑笑，可惜卓溪根本就不理她，她瞪着他的背影足足一分钟。

卓溪猛然回头，安逸还未来得及收起自己的情绪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还不快走，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快饿死了。”卓溪恶狠狠地说着。

安逸将卓溪送回家，卓妈妈烧了一大桌子菜在等着，卓离那妮子果然逃走了，想到这就火大，这辈子遇到卓溪这么个人真是倒了十辈子的霉了，看他是卓离的哥哥，偶尔发发善心，对他好点，他还不领情，每次都凶巴巴的，对待卓离更是火爆，真是个恶棍，想她安逸完美的人际交往能力在他那儿，就是不管用。

“卓溪哥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”饭桌上，安逸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走？我干嘛要走？”得了，听这语气，摆明着就是不走了，安逸在心里替卓离捏了把汗，真被她的乌鸦嘴说中了，那丫头的好日子真是到头了。

“不走好，不走好呀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也该成家了。”卓爸爸发话，满脸的慈祥。

“卓离交男朋友了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卓溪的眸子依旧清冷，语气中略带不善，安逸觉得浑身冷飕飕的，硬着头皮答道：“我不知道啊，她没对我讲，叔叔，阿姨，我吃好了，下午还有些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安安呀，你也不小了，刚好这次卓溪回来……”卓妈妈还没说完，安逸已经逃之夭夭，不见踪影。

出了卓家，她连忙打电话给卓离：“喂，你惨了。”

电话那边传来卓离的哀叫声，事实上，安逸也很同情卓离，因为卓溪实在不是好惹的主。“他不回美国了，你要小心点，自求多福，还有，我今天在机场遇到莫子肖了，看你做的好事，以后一定不要让我帮你做任何事，我死都不答应了。”说完，安逸果断挂了电话。

午后的阳光倾洒下来，配合了寒风，安逸不自觉地将围巾拉高了点，将头埋进去，她取了车却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开车去了另一个高级住宅区，那里是莫子肖的家，她不确定莫子肖是否还愿意回到那里，但是她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答案。

望着紧锁的大门，安逸的心隐隐痛着。

他没有回到这里，是不是代表他已经忘记了？是不是代表莫子肖也在逃避着这里呢？

难得的周末在浑浑噩噩中过去，再次出现在博美大厦的时候，安逸依旧一身干练的打扮，将休闲时的懒散气息收敛得干干净净。

“总监好。”公司里的职员见到她，纷纷问好，安逸的脸上总是挂着习惯性的微笑，但是只有卓离知道，那个微笑太冷，太有距离感。

博美的总公司在美国，安逸才二十六岁，却已经是博美中国区域的总监了。年轻有为，商界传奇，这是外界对她的评价，而这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动用了多少手段，却是旁人无法了解的。

才进办公室不久，秘书就送进来一束百合花：“总监，这是孟氏集团的小开送来的，他想要邀请您参加今晚孟夫人举办的私人宴会。”

安逸扔下了手中的签字笔，思考了一会儿，闭上眼睛：“知道了，我答应去。”她知道，孟之寒想要追求她，她也想要拒绝，但是眼下公司里有一个项目正是要和孟氏集团合作的，孟总裁最疼爱的便是他的夫人，现在孟之寒搬出孟夫人就是在逼着她答应。

可是孟之寒可能不知道，安逸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便是被人逼迫了。

“学长，今晚有时间吗？”秘书刚出去，安逸就赶紧打了个电话。

“怎么了？听这口气一定是大事。”

“今晚陪我参加孟夫人的宴会吧，我被孟之寒缠上了，帮帮我吧。”骆清夜算得上是这A市的黄金单身汉，一直都是名媛们趋之若鹜的对象，有他做男伴，一定可以让孟之寒知难而退的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扯上关系的？那家伙花心大萝卜一个。”骆清夜的语气中有些不悦，安逸也听出来了，解释道：“前段时间，我和他父亲有些合作，孟之寒也都在场，当时并没有什么表示，谁知道之后就一直送花，我虽然厌恶，但毕竟牵连到公司的利益，所以只好请学长来帮我甩掉他了。”

“好吧，几点去接你？”

挂电话后，安逸舒了一口气，让骆清夜拨出一晚上的时间给她，真是够幸运的，要知道他每晚都要应付各种美女的约会，其花心程度不比孟之寒低。

孟之寒，真想看到你晚上吃瘪的样子。安逸得意一笑，富家子弟的优越感在孟之寒的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这也是安逸不喜欢他的原因，他不像骆清夜一样，虽花心但是却以事业为重，他整天无所事事，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游戏花丛，这在安逸的眼里就是在浪费生命，罪孽深重。

忙碌了一天，看着离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才收起自己未完的工作，去了洗手间洗干净自己脸上的疲惫。办公室里有她的衣柜，她挑了件宝蓝色的抹胸礼服在镜子面前比划，熟练地为自己化了个与之搭配的精致的妆，佩戴上了心形的裸钻耳饰，披上白色皮草坎肩，拿着秘书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意地出了办公室门。

骆清夜早已在博美大厦下等待着，一身剪裁合宜的礼服，十足的绅士。

“学长，今晚谢谢你了。”

“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？很漂亮哦。”骆清夜赞美道。

“谢谢，换车了？”骆清夜为她开了车门，迈巴赫今年最新款，狂野邪气些，安逸觉得这车倒隐约与骆清夜的气质有些符合。

“看来最近赚了不少呀。”

骆清夜瞥了眼安逸：“还是和以往一样赚，但是我不像某人只做工作狂，不懂得享受。”

“这叫务实，我没家财好败。”安逸的一切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，所以她舍不得，也不容许自己挥霍。

车子刚开了不远，骆清夜在一家大型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将车停了下来，安逸觉得奇怪，透过后视镜看见一辆银白色的敞篷跑车跟了过来。

“是孟之寒。”安逸向后看去。

骆清夜稳稳地停下车，安逸迫不及待地下车，整了整自己的着装以及情绪，勉强露出了个微笑：“孟先生，跟在我们后面有事吗？”

孟之寒下了车，狠狠地关上车门，有些怒气：“你怎么会和骆清夜在一起？”

“孟先生，你专门邀请我参加你母亲的宴会，骆先生是我的男伴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安逸越来越佩服自己装傻的本领了，如此脸不红气不喘的。

“安逸，你明知道我对你有意思，我去你公司接你，就晚了一步，你就上了骆清夜的车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孟之寒脸色极其难看，这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对待，心里很不是平。

我就是故意的，安逸差点脱口而出，再次微笑：“怎么会呢？孟先生，你想多了，我和清夜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怎么会故意呢？”这话一说出口，孟之寒脸色愈加难看。

“你有男朋友了，而且还是骆清夜？”他显然不敢相信。

安逸点头，一脸的无辜：“我配不上骆清夜吗？”

“安安，怎么能问孟先生这样的问题呢？”骆清夜一脸优哉地下车，温柔地搂着安逸的腰，温热的气息拂过安逸的脸庞。

“孟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令堂的宴会，我们可不想迟到哦！”

安逸本就是防着孟之寒，才会让骆清夜提前去公司接她，要不然岂不是正合意。她是安逸，不是那么轻易妥协的人。

孟家的私人别墅灯火通明，一派奢华的景象。安逸挽着骆清夜的手，俊男美女，吸引着大片的目光。孟之寒依旧冷着一张脸，跟着他们走到大厅。

“伯母，这是为您准备的小礼物，一片心意，希望您笑纳。”安逸拿出招牌微笑，将礼物递给孟夫人，说了番客套话后，孟夫人就去招待别的客人了，脸上有些微的不悦。

“我猜，她是因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，所以才有些不舒服的。”骆清夜将脸凑到安逸的耳边，语气暧昧地说着，热气吹得安逸的耳朵通红。

“学长，离我远点说话。”

“怕什么？你不是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你男友吗？男女朋友这样子叫正常，不这样说话才让人怀疑呢。”骆清夜的嘴角上扬，笑得邪气。

这时候，周边突然有些骚动，人群里传来女性们的一阵唏嘘声：“快看，好帅呀。”

安逸和骆清夜的注意力也被转移了，他们朝着众人的视线望去，在眼神瞥过去的那一秒，安逸的身体僵硬住了。

璀璨的灯光下，莫子肖微笑着恰到好处地与孟夫人招呼，一身帅气利落的西装礼服更衬得他身形挺拔，风度迷人。

“他竟然也来了。”骆清夜有些意外，转头看见安逸的脸煞白，担

心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……没事，其实昨天我在机场就已经看到他了，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得可怜。学长，我先离开，你去和他打个招呼吧，毕竟你们的感情很好。”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安逸仍勉强露了个笑脸，只是这笑容下的苦涩，又有谁能读懂？

“叙旧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我还是在这儿陪你吧。我们到那边去坐，能够躲着点。”骆清夜牵着安逸的手，往角落的沙发那边走去。安逸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定在莫子肖身上，有一位年轻的女孩挽着他的胳膊，笑容里满是幸福，她的心蓦地痛了。

“肖身边的女孩就是孟夫人的三女儿。”

“是吗？很漂亮。”言不由衷的语气。

“怎么，吃醋了？”骆清夜暧昧地笑了。

安逸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：“开玩笑，我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再见面就是仇人。”

五年前，他对她说过的话，她不敢忘记，也不能忘。也就因为这句话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她比谁都努力，比谁都拼命，就是想要爬到最高，然后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，她做到了，却越来越不快乐。

骆清夜递给安逸一杯红酒：“喝了吧，压压惊。”

安逸抬眼的时候，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，她下意识望向远处，却看见了莫子肖站在那里，举起手里的酒杯朝她轻轻一举，她的心瞬间一紧，慌忙起身道：“学长，我想先出去透透气。”

“安安，要不然我们可以先离开。”骆清夜提议道。

“不，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”这话是说给骆清夜听的，同时也是在提醒着自己，她是安逸，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她能表现得镇定自若、大方得体。

安逸拉紧了披肩，12月的天气，外面冷风呼呼吹，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深吸了几口气，转身回望着热闹的宴会大厅，今晚的她注定要与这一片欢声笑语无缘，因为她自以为很成功的隐忍力失效了。

“怎么？和你男朋友吵架了，一个人躲这儿来了。”也许是发呆了，连孟之寒走到身边都没有发现，她握紧了拳头，他的话里满是讽刺意味，叫人听了很不舒服。

嘴角浅浅地勾起一个弧度：“孟先生，不知道怎么了？每次当我遇见不想看见的人，我的心情都好不起来，比如现在就是，怎么办呢？是你离开，还是我离开？”

“安逸，你别给我脸！孟之寒的怒火被成功地激起。

安逸的笑容全无：“别人给我脸，我要，但是你孟之寒给的，我就不要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怎么样？”

她的心情本就不是很好，孟之寒一再咄咄逼人，她也不想再给什么好脸色：“失陪了。”

“我哪里配不上你了？”孟之寒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她。这是安逸没有料到的，她努力地想要挣开，可是男女力量悬殊，只能喝道：“你放开！”

“我不放，除非你答应做我女朋友。”孟之寒的语气近乎撒娇，这在别的女人那里也许有用，可是在安逸这儿，她只觉得恶心。

“孟先生，是我配不上你。”安逸轻笑出声，孟之寒在社交圈里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只要是漂亮的女孩，他都会追求，可是一旦追到手了，保质期也不过一两个月。这并不是安逸想要的，她不喜欢玩弄感情。

“不，你这么美好，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？”孟之寒还是不撒手。安逸挣脱不开，情急之下用力地踩向了孟之寒的脚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招很有用，孟之寒很快松开了她，抱着自己的脚乱蹦着。

安逸一脸无辜：“孟先生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很疼吧？您还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先失陪了。”

走了几步，安逸回过身来，笑容满面：“孟先生，我不是处女。”在看到孟之寒脸色愈加难看后，安逸满意地离开。这句污也该打消孟之寒对她的兴趣了吧，孟之寒有很严重的洁癖，一点脏也受不了。⁴⁴想这个洁癖也包括女人的身体吧。

在拐角处，安逸停下了脚步，身体紧绷着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清楚刚刚发生的一幕幕而不被发现。

莫子肖邪魅地笑了，将安逸拉入他的怀里：“人尽可夫的女人，你还是没有变，还是那样风骚。”

也曾想过无数次相遇时要说些什么，可是从莫子肖口中出来的话还是那么有杀伤力，人尽可夫，在他的心里，她一直都是这样。她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，身体如同处在冰潭里般，动弹不得。忘记了挣扎，就一直被束缚在莫子肖的怀里。

“听说你现在很成功，博美中国区的女总监，究竟是上了多少男人的床才爬上这个位子的？”

安逸一句话也无法反驳，她想说没有，虽然曾被老男人压在床上，但最后被骆清夜救下了，她想说她想念他，可是一切的一切在此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可以把一个温文儒雅的人变得刻薄无情。她的心早已痛得麻木，动了嘴唇：“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

莫子肖冷笑：“是吗？你还是一样的无知，还是那么上不了台面，知道我这次回来是什么吗？”

一阵沉默后，安逸才缓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：“向我报复。”

“算你有自知之明，我曾说过我一定会回来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一直都在努力地爬高，不就是为了防止我报复你吗？可